



Title	中国国家图书馆新见西夏文佛经残片考释
Author(s)	米尔卡马力, 阿依达尔; 张, 永富
Citation	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 2023, 38, p. 23-32
Version Type	VoR
URL	https://hdl.handle.net/11094/95257
rights	
Note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Archive : OUKA

<https://ir.library.osaka-u.ac.jp/>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中国国家图书馆新见西夏文佛经残片考释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
张永富^{**}

0. 引言

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回鹘文文献可分为四类:《慈恩传》,《阿弥陀经》,《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珍》一书收录的文献以及其他散藏文献。其中的“散藏文献”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笔者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回鹘文<阿含经>研究》,2016年有幸得见国家图书馆藏回鹘文《阿含经》写本残片,方知该馆尚藏有50余件散藏回鹘文文献。据张铁山介绍,这批文献是时任东北某县县长苗希甫1928年于敦煌千佛洞所得,1933年曾在故宫午门上展览过,1936年归方雨楼先生收藏,不知何时归入了国家图书馆,已无案可查⁽¹⁾。该文献种类繁多,既有墨写,又有朱墨套写;既有写本又有刻本;既有梵夹贝叶装,又有经折装,册子装;既有单语文献,又有双语文献等等⁽²⁾。张铁山,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等学者刊布并详细研究了其中的部分残片⁽³⁾。笔者在对这批文献进行系统整理时,发现编号为“回鹘文第15件”的文献中夹杂了8纸西夏文残叶,其中1纸正面为西夏文刻本《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毘奈耶》第十三卷的内容,似为海内孤本,背面为藏文写本,颇具研究价值;另外7纸为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第四十二卷的内容。现将其录文,翻译,并详细介绍如下。

1. 西夏文《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毘奈耶·卷第十三》

《根本说一切有部律》(Mūlasarvāstivāda vinaya)是印度佛教部派根本说一切有部(Mūlasarvāstivāda)的广律,现有梵文本,藏文译本,汉文译本和西夏文译本存世⁽⁴⁾,其中汉文译本是唐代高僧义净根据从印度带回的梵文本,于695–711年间陆续译出,与《十诵律》,《四分律》,《僧祇律》,《五分律》等相比,它是最晚被传译到中土的律典,义净译本现存十八部(T.1442–T.1459)。据目前所知,黑水城文献中至少存有四部西夏文《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分别是:《根本萨婆多部律摄》(西夏文题名缺),

* 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Aydar MIRKAMAL.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University)

**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雅博士后 (ZHANG Yongfu. Boya Program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1) 张铁山 1997.

(2) 王梅堂 2004.

(3) 张铁山,王梅堂 1994; 张铁山 1996; 张铁山 1997; 张铁山 2000;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 2020a;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 2020b;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萨仁高娃 2021;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张戈 2022; Aydar Mirkamal 2020; Aydar Mirkamal & Zieme 2020; Aydar Mirkamal & Raschmann 2022.

(4) 《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是西藏僧人主要传承的部派律典,因此藏译本保存较为完整,梵文本则主要发现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吉尔吉特。参见季羨林 1950.

《根本说一切有部目得迦》(薩毘福福蘭多羅跋多跋), 《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薩毘福福蘭多羅跋多羯磨), 《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薩毘福福蘭多羅跋多度多跋) ⁽⁵⁾, 从其译经题款以及夏汉对勘来看, 其底本无疑都是义净汉文本.

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古籍文献馆中发现的这片西夏文残叶, 经考证, 实为《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毘奈耶》卷第十三《嫌毁轻贱学处第十二》的内容. 据目前所知, 出土西夏文文献中暂未见《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毘奈耶》, 故此残片或为海内外孤本, 为西夏文佛经增加了新的品类⁽⁶⁾, 该残片编号为“回鹘文第 15 件 54-02”, 刻本, 经折装, 上下双栏, 残存 4 行, 行 17 字, 从形制上来看, 似乎与俄藏西夏文《根本说一切有部目得迦卷第十》(Инв. №357 和 Инв. №2737) 同出一版⁽⁷⁾; 背面为藏文写本(参见图 1、图 2), 现录文翻译如下:

正面西夏文录文(图 1):

1. 多跋毘; 菩薩多跋毘, 緣彌多跋多跋^①毘. 菩薩多跋
2. 多跋^②毘, 菩薩多跋多跋多跋, 多跋多跋多跋多跋
3. 多跋^③, 菩薩多跋多跋, 多跋多跋多跋多跋多跋
4. 多跋, 緣彌多跋多跋^④毘; 菩薩多跋多跋, 緣彌多跋多跋

对译: ……底迦获; 若谤恶不敬, 则波逸底迦获. 若苾刍尼僧行
为法作河骂毕, 后十二种人中众行为遣, 事虽停止, 后诃
骂, 则波逸底迦获; 若不敬, 则波逸底迦获; 若谤恶不敬,
则波逸底迦……

义净汉译文: 若苾刍尼, 被僧伽作法为诃责已, 于十二种人被众
差者, 事未停息, 若嫌毁者, 波逸底迦; 若轻贱者, 波逸底迦;
若嫌毁轻贱者, 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尼, 被僧作法为诃
责已, 于十二种人被众差者, 事虽停息而嫌毁者, 波逸底迦;
若轻贱者, 波逸底迦; 若嫌毁轻贱者, 波逸底迦⁽⁸⁾.

注释:

①彌多跋 po¹ ji¹ tji¹ kja¹ 音译汉文的“波逸底迦”, 梵文为 pāyattika, 又音译作“波逸提”, “波药致”, “波罗逸尼柯”等等, 六聚罪之第四, 译为堕, 犯戒律之罪名, 由此罪堕落于地狱, 故名堕罪.

②苾刍 phji¹ tshju¹ dzji¹ 音译汉文的“苾刍尼”, 梵文为 bhikṣuni, 女子出家受具足戒者之通称.



图 1 回鹘文第 15 件 54-02
(正面西夏文)

(5) Кычанов 1999: 447; 王龙、庞倩 2020; 张九玲 2015: 63.

(6) 西夏文《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毘奈耶》的相关内容暂未见于任何西夏文献目录之中, 参见惠宏、段玉泉(编) 2015: 168–170.

(7) 西田龙雄 1977: 271–272; Grinstead 1973: 2202–2207; 《俄藏黑水城文献(24)》2015: 200–203.

(8) CBETA 2022.Q3, T23, no. 1443, p. 975a15–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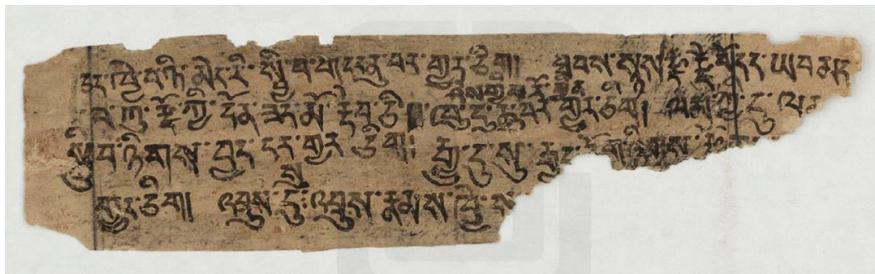


图2 回鹘文第15件 54-02 (背面藏文)

③根据句意，此处的 **翫** *zəw²* (忍) 当为 **翫** *zəw²* (遣) 之同音通假。

该残片刻写精良，第二行的“**𦵹** (尼)”和第三行的“**𦵹** (迦)”等字明显有涂改痕迹，提示我们或许其经历过校经的环节。

背面藏文录文（图2）：

1. ཁୁଦ୍ରୁଁ-ସତ୍ତ୍ଵେ-କେଦ୍ରେ-ଶ୍ଵରୀ-ସାନଦ୍ର-କୁ-ସର-ଶୁଦ୍ର-ଚେଣା|| ସରୀ-ଶ୍ଵରୀ-କୁ-ହେ-ଶୁଦ୍ର-ୟା-ଶଦ-
- 1b. ଶ୍ଵରୀ-ଶ୍ଵରୀ-ଶ୍ଵରୀ
2. (.....) ଗୁରୁତ୍ୱୁ-କୁ-ହେ-ଶ୍ଵରୀ-ଚେଣା|| ଗୁରୁତ୍ୱୁ-ସର-ଶୁଦ୍ର-ଚେଣା|| ସରୀ-ଶ୍ଵରୀ-ଶଦ-.....]
3. ଶୁଦ୍ର-ଚେଣା-ଶୁଦ୍ର-ଶୁଦ୍ର-ଚେଣା|| ଶୁଦ୍ର-ଚେଣା-ଶୁଦ୍ର-.....]
- 3b. ଶୁଦ୍ର
4. ଶୁଦ୍ର-ଚେଣା|| ଶୁଦ୍ର-ଚେଣା-ଶୁଦ୍ର-.....]

“回鹘文第15件 54-02”背面的藏文为手写体，残存4行，书写较为随意，笔者对该藏文残片的具体内容尚无法完全解读，1,2行之间和3,4行之间还补入了部分藏文词汇，按照惯例，补出的内容应该属于第2行和第4行，但由于内容不明，词句不相连属，我们暂无法确定其应当插入的具体位置。以上为初步录文，或有不确之处，但至少可以从中看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 每一句的结尾都有表命令或祈愿语气的 **ଚେଣା**，可知该文本以句为单位，写就的目的当是以祈愿为主；2) 某些词汇的写法较为古老，保留了部分敦煌古藏文的特点，如将 **ରୁଣା** (果) 写作 **ରୁଣା**；3) 似乎可以将某些较为奇怪的写法还原为标准藏文，如 **କେଦ୍ର** 可能为 **ଶତ୍ରୀକେଦ୍ର** (无二)，**ଗୁରୁତ୍ୱ** 可能为 **ଶୁଦ୍ରାଶ୍ଵରୀ** (身体圆满) 等等；4) 第1、2行之间的 **ଶ୍ଵରୀ-ଶ୍ଵରୀ** 应该是 **ଶ୍ଵରୀ-ଶ୍ଵରୀ-ଶ୍ଵରୀ-ଶ୍ଵରୀ** (智慧到彼岸) 的简写；5) 根据 **ଶ୍ଵରୀ** (方便)，**ଶଦ** (道)，**ଶୁଦ୍ର** (因)，**ରୁଣା** (果)，**ଶ୍ଵରୀ-ଶ୍ଵରୀ-ଶ୍ଵରୀ-ଶ୍ଵରୀ** (智慧到彼岸) 等词汇来看，可知该残片当为一佛教文本。综合来看，“回鹘文第15件 54-02”背面的藏文应该是一位佛教信徒抄写或自己创作，以祈愿为目的的写本残片，从书写形式来看，保留了部分古藏文的特征。

通过对“回鹘文第15件 54-02”正反两面内容的考察，可知正面为刻本，刻写精美，背面为写本，笔法随意，推测应该是西夏文刻本首先产生，然后该刻本流落民间，被人二次利用，拿来在背面抄写藏文，且正面的西夏文与背面的藏文不存在任何关联。

2. 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四十二》

“回鹘文第 15 件”藏品中尚有 7 纸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以下简称《华严经》)残叶。《华严经》是各地收藏西夏文文献中最为常见的佛经之一，除了我们熟知的俄藏，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之外，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宁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文物考古所，张思温先生旧藏，甘肃定西县文化馆，敦煌研究院，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等处皆有收藏⁽⁹⁾。需要指出的是，已经刊布在《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6-12 册中的西夏文《华严经》多为 1917 年宁夏灵武修城墙时所获，其出土地与笔者本次发现的残叶不同。“回鹘文第 15 件”中的 7 纸西夏文《华严经》残叶大小不均，残损较为严重，皆为卷四十二“十定品”的内容，且为该卷的开头部分，其底本为实叉难陀汉译本，现按照在经文中的顺序，依次录文翻译如下：

回鹘文第 15 件 51-02 (图 3)

录文：] 通彙

对译:]内身入

实叉难陀汉译文：佛子！菩萨摩诃萨于此三昧云何入？云何起？佛子！菩萨摩诃萨于此三昧，
内身入，外身起¹⁰。

回鹘文第 15 件 52-02 (图 4)

录文：] 繪行，數膠糊繕祚

經、綱、膠、緝、緝、緝

对译:] 中起, 三天下众生

〕起，四天下众生众

实叉难陀汉译文：东毘提诃众生众中入，三天下众生众中起；三天下众生众中入，四天下众生众中起；四天下众生众中入，一切海差别众生众中起⁽¹¹⁾。

根据实叉难陀汉译文，参照图4残存左右两行经文的下半部分，我们可以尝试把左行残缺的上半部分补全，即：……**𢙩𢙩**，**散𦵹𦵹𢙩**，**𢙩𢙩𢙩**，**𢙩𢙩𢙩**，**𢙩𢙩𢙩**……“……中起：三天下众生众中入，四天下众生众中起；四天下众生众……”。据此可知，该残叶满行为17字，明显不同于俄藏本的行14字，与《中国藏西夏文献》和《日藏西夏文献》中刊布《华严经》的行字数相同。

⁽⁹⁾ 《俄藏黑水城文献(23)》2014; 《日本藏西夏文文献(上册)》2010; 《中国藏西夏文献(6—12)》2005; 西田龙雄 1975, 1976, 1977; 孙飞鹏、林玉萍 2016; 荒川慎太郎 2011; 陈炳应 1989; 张思温 1979; 孙伯君 2007; 郑蕊、游程宇 2022. 另外, 西安市文物局收藏一件汉文刻本《华严经》卷九, 卷尾附有戳印的莲花牌记, 牌记中刻有西夏文题记。参见申今波、白滨 1982; 李际宁 2000.

⁽¹⁰⁾ CBETA 2022 Q4 T10 no. 279 p. 219c5-7

⁽¹¹⁾ CBETA 2022.Q4, T10, no. 279, p. 219a5–7.



图 5 回鹘文第 15 件 51-04



图 4 回鹘文第 15 件 52-02



图 3 回鹘文第 15 件 51-02

回鹘文第 15 件 51-04 (图 5)

录文:]𢙩𢙩, 𩵠𢙩𢙩

]𢙩𢙩𢙩, 𩵠𢙩𢙩

对译:]中入, 四天下一切

]受中起, 四天下一(切)

实叉难陀汉译文: 一切妙香华宝庄严中入, 一切四天下下方, 上方一切众生受生中起; 一切四天下下方, 上方一切众生受生中入, 小千世界众生众中起⁽¹²⁾.

回鹘文第 15 件 52-01 (图 6)

录文:]𢙩𢙩𢙩𢙩, 𢙩𢙩𢙩

]𢙩𢙩𢙩𢙩𢙩𢙩

对译:]众生中起, 不可数

]世界众生众中起

实叉难陀汉译文: 无等佛刹众生众中入, 不可数世界众生众中起; 不可数世界众生众中入, 不可称世界众生众中起; 不可称世界众生众中入, 不可思世界众生众中起⁽¹³⁾.

(12) CBETA 2022.Q4, T10, no. 279, p. 219a29–b2.

(13) CBETA 2022.Q4, T10, no. 279, p. 219b10–14.

回鹘文第 15 件 51-01 (图 7)

录文:]□**繙誦**, 散編卷

对译:]□中入, 数无世

实叉难陀汉译文：一微尘中入，无数世界微尘中起⁽¹⁴⁾。

如下所述,这些《华严经》残叶与宁夏灵武本系出同一版本(参照图10、图11)。与灵武本相比,这个口繙彌,散彌彌(口中入,数无世)中的第一个字口应该是彌(尘),但图7中残存的轮廓显示该字明显不是彌(尘),却与彌(界)字翻转之后的形态极为相似,对此我们可作出以下推测:“回鹘文第15件”中的这7纸西夏文残叶全部都是从经折装的《华严经卷四十二》中掉落出来的,图7中本应出现的彌(尘)字位于该经第十折第6行第12字,折叠之后,恰与第九折第1行第12字的彌(界)字重合,因彌(界)字墨色较重,故而掩盖了彌(尘)字,又在彌(尘)字的位置处印上了彌(界)的翻转字形⁽¹⁵⁾。

回鹘文第 15 件 52-03 (图 8)

录文:]□**緜誦**,**刻**文**緜****誦**

] □ □ □ □ □ 講 □

对译:]□中入, 一微尘中

]□□□□□入□

实叉难陀汉译文：无数世界微尘中入，一微尘中起；声闻入，独觉起；独觉入，声闻起；自身入，佛身起；佛身入，自身起⁽¹⁶⁾。

回鹘文第 15 件 51-03 (图 9)

录文：] 釋義 疾 痘 痘 痘

卷之三

对译:] 合随彼事成就

] 彼 P1 如⁽¹⁷⁾， 同境定

实叉难陀汉译文：佛子！譬如死尸以呪力故而能起行，随所作事皆得成就，尸之与呪虽各差别，

¹⁸⁾而能和合成就彼事。菩薩摩訶薩住此三昧亦復如是，同境入定異境起，異境入定同境起。

西夏文《华严经》第42卷主要刊布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第23册和《中国藏西夏文献》第8册中，两处藏品均有残缺。其中，俄藏本收藏在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写本，出土地为黑水城，每行14字；中国藏本收藏在国家图书馆，活字刻本，经折装，每折6行，出土于宁夏灵武，每行17字。孙伯君曾考察了北大图书馆所藏的一叶西夏文《华严经》第四十二卷残片，认为与灵武出土本源自同

⁽¹⁴⁾ CBETA 2022.Q4, T10, no. 279, p. 219b23–24.

(15) 此为外审专家的意见，笔者甚为赞同，并表示感谢。

⁽¹⁶⁾ CBETA 2022 Q4 T10 no. 279, p. 219b24-26.

(17) B1 即第一套动词前缀 (语注标注缩略语)

⁽¹⁸⁾ CBETA 2022.Q4.T10.no.279.p.219c5-8



图 8 回鹘文第 15 件 52-03

图 7
回鹘文第 15 件 5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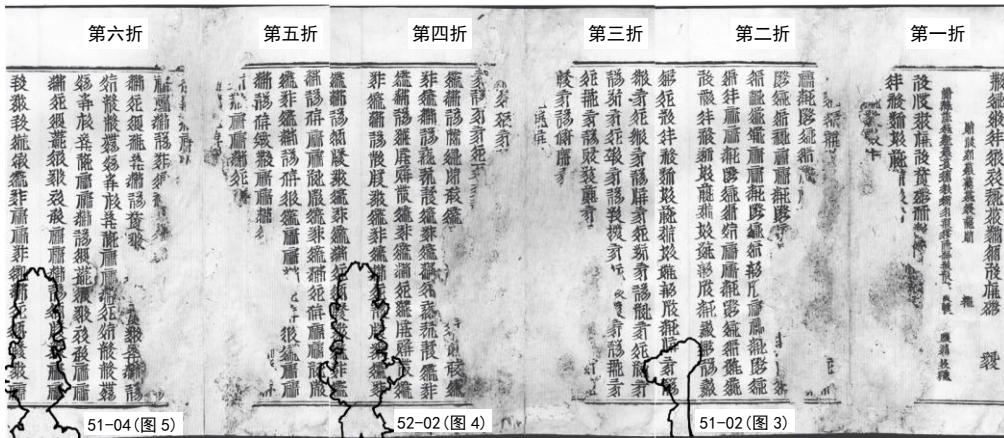
图 6 回鹘文第 15 件 52-01

一雕版的不同印本⁽¹⁹⁾. 根据上文的考察, 我们知道“回鹘文第 15 件”的 7 个残片亦为每行 17 字, 在仔细考察了其版式, 字体, 行款之后, 我们确定这些残片亦与《中国藏西夏文献》中的灵武本系出同一版本. 这 7 个残片均位于该雕版两折相连处的下部, 其中, 图 3 残存了第二折的末行和第三折的首行, 图 4 残存了第四折的末行和第五折的首行, 图 5 残存了第六折的末行和第七折的首行, 图 6 残存了第八折的末行和第九折的首行, 图 7 残存了第十折末行的部分文字, 图 8 残存了第十一折首行的部分文字, 参照《中国藏西夏文献》可知, 第十折和第十一折的中间部分恰好是两张纸的接合处, 图 7 和图 8 的断裂轮廓不能吻合, 说明图 7 应该是粘贴在了图 8 右侧的空白处. 图 9 残存了第十二折的末行和第十三折的首行. 现将其在雕版中的具体位置标注出来, 如图 10、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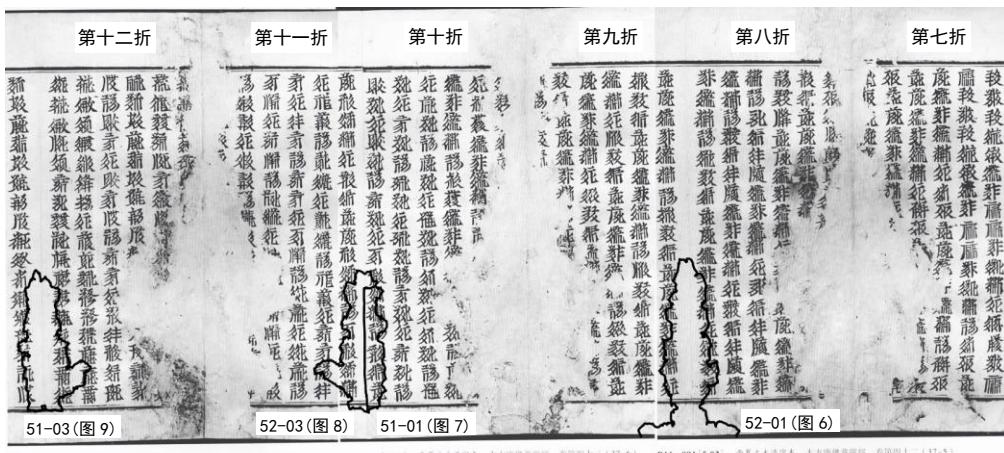
图 9 回鹘文第 15 件 51-03

(19) 孙伯君 2007.



B11·091·5.02 | 西夏文本活字本 大方广佛华严经 卷第四十二 (37-4) B11·091·5.02 | 西夏文本活字本 大方广佛华严经 卷第四十二 (37-3) B11·091·5.02 | 西夏文本活字本 大方广佛华严经 卷第四十二 (37-2)

图 10 《中国藏西夏文献 (8)》2005: 338–340



B11·091·5.02 | 西夏文本活字本 大方广佛华严经 卷第四十二 (37-7) B11·091·5.02 | 西夏文本活字本 大方广佛华严经 卷第四十二 (37-6) B11·091·5.02 | 西夏文本活字本 大方广佛华严经 卷第四十二 (37-5)

图 11 《中国藏西夏文献 (8)》2005: 341–343

3. 小結

据目前所知, 有元一代至少曾 5 次印施西夏文大藏经 (即所谓《河西藏》), 目前能见到的《河西藏》实物资料主要出自莫高窟北区, 宁夏灵武和太原崇善寺⁽²⁰⁾, 出土于宁夏灵武的那部分《河西藏》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其中就包括编号为 B11·091 [5.02] 的《华严经》第四十二卷, 学界久已公认国图藏西夏文《华严经》为元刊活字本, 因此本文新见的这几张残片也应当判定为元大德年间杭州大方寿寺活字印本。据碛砂藏《大宗地玄文本论》记载: “管主八钦此圣缘, 印造三十余藏, 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余部, 《焰口施食仪轨》千余部, 施于宁夏, 永昌等路寺院, 永远流

(20) 据段玉泉考证, 崇善寺的《河西藏》残片现收藏于山西省图书馆, 参见段玉泉 2009: 43–44。

通”⁽²¹⁾。考虑到这批残片最初见于敦煌千佛洞，因此推测它们应该是《河西藏》的残存，是在杭州印刷完毕后施舍给丝绸之路沿线的多处寺院的。

据目前所知，类似于“回鹘文第 15 件 54-02”这样正面为西夏文，背面为藏文的文献并不多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多件西夏文刻本残片，编号分别为 Peald 6c, Peald 6e, Peald 6h，荒川慎太郎考订其内容为《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²²⁾，这些西夏文刻本的背面被回鹘人利用，用草体字书写了回鹘文占卜文书，松井太证实其来自《玉匣记》⁽²³⁾；此外，西夏文 Peald 6f（《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的背面写有回鹘文杂记，内容为回鹘人学习西夏文《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的一些心得⁽²⁴⁾。有趣的是，Peald 6e 可与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新近出土的 B157:54-2 相缀合，证明普林斯顿大学所藏的这些西夏文刻本来自属于元代的莫高窟北区 B157 窟。从这一点上来说，敦煌曾存在较为完整的西夏文刻本，为元代敦煌的佛教徒和僧侣所参考和学习，并利用其背面以自己熟悉的语言撰写相关内容。可以肯定的是，“回鹘文第 15 件”中的西夏文《华严经》在元代的杭州印成之后，与《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毘奈耶》等其他西夏文刻本一起流传到敦煌，在近代敦煌多语种文献的流散过程中，又与其他回鹘文文书一起被带到北京。

参考文献

荒川慎太郎（Arakawa Shintaro）2011：《プリンストン大学所藏西夏文华严经卷七十七译注》，《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81: 148–305.

荒川慎太郎（Arakawa Shintaro）2012：《プリンストン大学所藏西夏文佛典断片（Peald）につい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83: 5–36.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 2020a：《国家图书馆藏三件回鹘文〈阿含经〉残叶研究》，《西域研究》2020-4: 123–133.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 2020b：《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一叶回鹘文〈增壹阿含经〉研究》，《敦煌研究》2020-6: 88–93.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萨仁高娃 2021：《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回鹘文〈华严经·如来现相品〉残叶研究》，《新疆大学学报》2021-3: 149–156.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张戈 2022：《国家图书馆藏回鹘文〈圆觉经〉注疏研究》，《宗教学研究》2022-1: 183–189.

Aydar Mirkamal 2020 : Studies on a Fragment of the Old Uighur *Abhidharmaśabhaśya* Preserved at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73-4: 551–565.

Aydar Mirkamal & Peter Zieme 2020 : Further Fragments of the *Guanwuliangshoufo jing* 觀無量壽佛經 in Old Uyghur,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63-1/2: 273–293.

Aydar Mirkamal & Simone-Christiane Raschmann 2022 : Turning the Wheel of Dharma: *Adhyeṣanā* Fragments in Old Uighur Referring to the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and the *Suvarṇaprabhāsa-sūtra*,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75-2: 231–250.

陈炳应 1989：《金书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文物》1989-5: 92–93.

段玉泉 2009：《元刊西夏文大藏经的几个问题》，《文献》2009-1: 42–51.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2014：《俄藏黑水城文献（23）》，上海古籍出版社.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2014：《俄藏黑水城文献（24）》，上海古籍出版社.

(21) 李富华、何梅 2003: 292.

(22) 荒川慎太郎 2012: 6–11, 14–23.

(23) 松井太 2011.

(24) 松井太 2012.

Grinstead, Eric 1973 : *The Tangut Tripitaka*, Part 9. New Delhi: Sharada Rani.

惠宏、段玉泉（编）2015:《西夏文献解题目录》，阳光出版社。

季羨林 1950 :《记〈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梵本原本的发现》，《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177–181.

Кычанов, Е. И. 1999 :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стр. 447.

李富华、何梅 2003 :《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

李际宁 2000 :《关于“西夏刊汉文版大藏经”》，《文献》2000-1: 139–154.

松井太 (Matsui Dai) 2011 :《敦煌出土のウイグル語歴古文书》，《人文社会论丛》26: 25–48.

松井太 (Matsui Dai) 2012 :《敦煌出土西夏语佛典に挿入されたウイグル文杂记》，《人文社会论丛》27: 59–64.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 2005 :《中国藏西夏文献 6-12》，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

西田龙雄 (Nishida Tatsuo) 1975, 1976, 1977 :《西夏文华严经》(I, II, III), 京都大学文学部。

史金波、白滨 1982 :《西安市文管处藏西夏文物》，《文物》1982-4: 36–40.

孙伯君 2007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华严经〉卷 42 残片考》，《西夏学》2007 (2): 99–101.

孙飞鹏、林玉萍 2016 :《英藏西夏文〈华严经〉(八十卷本) 残片整理及校勘研究》，《西夏学》2016 (12): 60–88.

王龙、庞倩 2020 :《西夏译义净所传〈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研究》，《西夏学》2020-2: 172–184.

王梅堂 2004 :《国家图书馆藏回鹘文部分残卷介绍》，《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第 5 辑，四川民族出版社，79–91.

吴娟 2020 :《印度佛教〈根本说一切有部律·衣事〉梵藏本探析》，《中华文史论丛》2020-2: 271–301

武宇林、荒川慎太郎主编 2010 :《日本藏西夏文文献 (上册)》，中华书局。

张九玲 2015 :《〈英藏黑水城文献〉佛经残片考补》，《西夏学》2015-11: 60–67.

张思温 1979 :《活字版西夏文〈华严经〉卷 11 至卷 15 简介》，《文物》1979-10: 93–95.

张铁山 1996 :《敦煌本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卷研究》，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348–355.

张铁山 1997 :《回鹘文〈增一阿含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1997-2: 28–33.

张铁山 2000 :《三叶回鹘文〈中阿含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2000-3: 11–17.

张铁山、王梅堂 1994 :《北京图书馆藏回鹘文〈阿毘达磨俱舍论〉残卷研究》，《民族语文》1994-2: 63–70.

郑蕊、游程宇 2022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经卷考》，《佛学研究》2022-2: 139–150.

附记 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科学基金项目“西域多语种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 22XNLG02）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72 批面上资助项目（资助编号: 2022M720279）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中国国家图书馆授权研究，并同意刊登图片。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极有价值的修改意见。

Tangut Fragments Newly Discovered at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Aydar MIRKAMAL and ZHANG Yongfu

Abstract :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eight blockprint fragments in the Tangut script from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he fragments are mistakenly given shelf numbers with “Uighur Script 15,” because they have mingled with the other Old Uighur documents. One of the fragments belongs to a Tangut version of the *Mūlasarvāstivāda Bhikṣuṇī Vinaya*, a unique text among thus far known Tangut Buddhist scriptures: its backside was reused for a Tibetan Buddhist prayer. The other seven fragments all come from Volume 42 of the *Mahāvaipulya Buddhāvatamsaka Sūtra* of the same version as the Lingwu 灵武 edition, printed in Hangzhou during the Yuan period. Although the provenance of these fragments cannot be fully elucidated, they were most probably discovered at the Dunhuang caves and brought to Beijing together with other Old Uighur fragments.